

以「詩人」身分力圖恢復 ——論陸游〈劍門道中遇微雨〉一詩之精蘊

黃 奕 珍^{*}

摘 要

歷來詮解〈劍門道中遇微雨〉一詩的方向主要在於它表露了陸游生命路途的重要抉擇，並且傾向由「自嘲」的角度加以理解，然而也有以其為「自喜」的說法。本文針對之前研究疏於考慮本詩前兩句的缺失，並爬梳陸游「入劍門」之前及稍後有關詩歌創作與詩人身分的作品，得出了以下的結論：在自問「此身合是詩人未？」前，陸游以此詩之首聯概括了前此三年的行蹤，並隱含以詩歌存留遠遊精華之意。而「細雨騎驢入劍門」則表達了他欲以當時、當地、當朝的處境，視因忠義而不朽的杜甫為典範，欲藉詩歌創作完成從軍南鄭未竟的志業，故有「自許」的意味。此一認識有助於了解為何入成都後他獨樹一幟的愛國詩作獲得了長足的發展而臻於成熟。

關鍵詞：陸游、愛國詩、詩人身分、杜甫、成都時期

一、前 言

陸游（1125-1209）〈劍門道中遇微雨〉作於南宋孝宗（1163-1189）乾道八年（1172）11月詩人自南鄭赴成都時：「衣上征塵雜酒痕，遠遊無處不

2014年8月15日收稿，2015年3月16日修訂完成，2015年11月30日通過刊登。

* 作者係國立臺灣大學中國文學系教授。

消魂。此身合是詩人未？細雨騎驢入劍門。」這首詩一直以來都是研究及閱讀的亮點。

歷來詮解本詩的方向主要集中於「它表露了陸游生命路途的重要抉擇」，其中可以錢仲聯的注語為代表：「『此身二句』，此憤慨之言。時方離南鄭前線往後方，恢復關中之志不遂。『合是詩人未』者，不甘於僅為詩人也。」¹這其實是幾乎將焦點完全放在第三句上，而且把「作為詩人」的抉擇列在志在恢復的壯士之後，強調陸游的無奈與痛苦。除了憤慨不甘外，「自嘲」、「自我調侃」等都是常見的評論。²然而，清代陳衍在《石遺室詩話》中卻引用了其友人揆東細讀劍南全詩後對此詩的評語云：「然此詩若自嘲，實自喜也。」³他讀出了此詩的另一層意義。那麼我們應該如何理解、判斷此詩真正的意蘊呢？

前引錢仲聯評語其實只針對〈劍門道中遇微雨〉的後二句作評，這樣的詮釋不可避免地刪減了原詩的意義含量。不過，有些學者已經注意到此詩前兩句的重要，並作出較為周全的解釋：如張乃良說首句的「『征塵』、『酒』寫出了詩人的英雄失意」，又把次句的「遠遊」包括了自紹興出發至此時的行旅，並突顯了南鄭從軍的一段。⁴馮文柯也有類似的看法，雖然他把首句比較集

-
- 1 宋·陸游著，錢仲聯校注，《劍南詩稿校注》（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5），頁 269。另陸游詩歌之編年與所引詩篇亦依本書。
 - 2 此詩題解：「一位志在恢復的壯士，現實卻逼他去作詩人，這是怎樣的痛苦啊！故作如此自我調侃。」鄒志方選注，《陸游詩詞選》（北京：中華書局，2009），頁 35。朱東潤以生動的語氣形容詩人此時的心情：「在南鄭的時候，自己總想做一個英雄，和猛虎鬥爭，和敵人作戰，渭水的強渡，散關的堅守，這一切為的什麼？只是為了騎著驢子，踱進劍門關，和唐代那些消閑的詩人媲美嗎？陸游不禁失笑了。」朱東潤，《陸游傳》（天津：百花文藝出版社，2003），頁 163。
 - 3 陳衍曾在抄錄揆東評語之前言及此事之因緣：「去年夏日，與揆東同遊社稷壇。夜倚石橋，談放翁七言近體，工妙閎肆，可稱觀止。古詩亦有極工者，蓋蒼萃眾長以為長也。揆東極以為然，並云近方肆力讀劍南全詩，欲抄錄千百首，隨意評點，自備翻閱。」其後書成，陳衍「采其圈點評騭確當者」入詩話中。陳衍，《石遺室詩話》（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61），卷 27，頁 8b。評語見頁 11a。
 - 4 張乃良，〈細雨騎驢入劍門——陸游〈劍門道中遇微雨〉的文化內蘊〉，《文史知識》2001.9：79-80。

中地鎖定在南鄭時期。⁵ 這些研究成果補足了前二句的意義，也可以說至此為止，對本詩的認知已漸趨全面，可惜的是「衣上征塵雜酒痕，遠遊無處不消魂」和「此身合是詩人未？細雨騎驢入劍門」間的關係卻仍未被認真對待，因此在解釋「詩人」的意義時難免失之片面；再者，論及末句也往往以其視覺化了「傳統詩人形象」而被看作是回應第三句的肯定答案。這樣的詮析方式是否能夠全面抉發此詩深藏的意涵，也許還有再加探究的餘地。

應該說，若要真正了解這首膾炙人口的詩篇，我們便要在考慮前／後二句之關聯的情況下，針對「詩人」的特質來結合末句作通盤的考量，才不致割裂原詩完整的意義結構。本文將以陸游入劍門前後的詩篇說明寫作此詩時他對「詩」與「詩人」的認識及具體典範的建構，並以此闡發〈劍門道中遇微雨〉一詩的精蘊。

二、首／次聯的關係：以「詩」存留「遠遊」

張乃良與馮文柯認為「衣上征塵雜酒痕，遠遊無處不消魂」中的「遠遊」概括了隆興六年（1170）由紹興啓程前往夔州及赴南鄭從戎而後到劍門（1172）的整個過程，這意見大致不差。而「征塵」與「酒痕」則以此時瞻顧一身所目見之景象呼應這前後三年的過往行蹤。

不過，第二句的「消魂」如何解釋也牽動對整首詩主旨的理解。注本對此詞有「令人心神陶醉」⁶或「使人心神黯然」⁷等兩種不同方向的解釋，詞典可找到「爲情所惑而心神迷亂」及「靈魂離散。形容極度的悲愁、歡樂、恐懼等」。然而透過陸游晚年的追憶，他這時的心情應該是悲傷難過的：「憶自梁州入劍門，關山無處不消魂。亞松托宿逢秋雨，小柏經行聽曉猿。當日

5 馮文柯，〈此身合是詩人未——從〈劍門道中遇微雨〉看陸游詩人身份的自我確認〉，收入中國陸游研究會、漢中市陸游學會編，《陸游與漢中》（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3），頁122-128。

6 作此解乃因欲強調「整首詩表面看好像是對美景美酒有一種自得其樂之感」。齊治平、孔鏡清撰，《陸游及其作品選》（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8），頁38。

7 鄒志方選注，《陸游詩詞選》，頁35。

只知悲客路，歸來終亦老江村。吾兒生晚那知此，聊對青燈與細論。」⁸檢視「遠遊」時期的詩歌，並不如其所說皆為表達負面的感受，而是包含了各種複雜的心情，可以說由梁州入劍門的低落情緒使得詩人以此籠罩了之前的行旅氣氛。因此採用「心神黯然」、「因極度的悲愁等而使得靈魂離散」的解釋可能較符合詩人的主觀認知。

而這整個被濃縮至衣上污塵的慘澹歲月，和之後的大哉問又有什麼關係呢？

首先我們可能要先了解之前陸游和「詩歌」的關係。

早在紹興十二年（1142）18 歲時，他便受知於名盛一時的曾幾，⁹ 之後彼此多有詩作往還。比較值得注意的是他在 47 歲時寫給友人的詩篇提到曾幾對他的教導：「憶在茶山聽說詩，親從夜半得玄機。……律令合時方帖妥，工夫深處卻平夷」，¹⁰ 幾近 30 年後還記得老師的叮嚀，可見對作詩一事的重視。而〈寄酬曾學士學宛陵先生體比得書云所寓廣教僧舍有陸子泉每對之輒奉懷〉¹¹ 以仿效梅堯臣詩之風格回覆老師的來信，應該帶有力學有成而希望老師感到欣慰之意。篇中稱讚茶山贈詩種種可愛之處：就章法與內容而言是「首言勞良苦，後問逮妻孥，中間勉以仕，語意極勤渠。」就字跡墨意而言是「字如老瘠竹，墨淡行疏疏。詩如古鼎篆，可愛不可摹。」就閱讀效果而言是「快讀醒人意，垢癢逢爬梳。細讀味益長，炙轂出膏腴。」所以他讚賞曾幾有「萬象聽指呼」的功力。除了學習梅堯臣外，他在「遠遊」途中也對幾個詩人如李白、羅隱、寇準等作過評論，¹² 這些表明多方學習、評價詩歌是陸游一直以來的愛好並在生活中不斷地實踐。

47 歲在夔州寫的〈瀼西〉一詩末四句為「絕壁猿啼雨，深枝鵲報晴。亦

8 〈夜與子通說蜀道因作長句示之〉，《劍南詩稿校注》，頁 4259。

9 〈別曾學士〉，《劍南詩稿校注》，頁 1。

10 《劍南詩稿校注》，頁 202。

11 《劍南詩稿校注》，頁 16。

12 如入蜀途中作於當塗的〈弔李翰林墓〉、在巴東縣所作的〈秋風亭拜寇萊公遺像〉與〈綿州魏成縣驛有羅江東詩云芳草有情皆礙馬好雲無處不遮樓戲用其韻〉。《劍南詩稿校注》，各見頁 139、172、274。

知憂吏責，未忍廢詩情」，¹³ 雖然也擔心耽誤公務，但出於對詩歌的衷心喜好，仍不願捨棄作詩之樂趣。另外，即使意興闌珊，他也不肯荒廢細究詩藝的功夫：「入海求詩未厭深」，¹⁴ 甚至由南鄭入成都時鬱鬱不樂，但路過羅江驛見宋祁題詩還說：「錦段雖殘試剪裁」，¹⁵ 不忘隨時學習前人佳處。

在他的生命裡，「酒」和「詩」是不可或缺的伴侶：「清尊與悶都傾盡，倦馬和詩總勒回」，¹⁶ 他用酒解悶、以詩記遊述情；「衰遲事事非平日，醉裡題詩亦復聊。」¹⁷ 在慘澹灰黯的出差途中，藉著酒意寫詩也能消解他的悲愁；也是在入成都途中，他以「詩酒清狂二十年」¹⁸ 總結了之前的生涯。長年創作詩歌的經驗，也讓他對此有些特別的體會，例如注意到偶爾放鬆反而能自然作出好詩：「苦吟緣病輟，隨意或詩成」、「疏鐘迎客到溪亭，碧瓦朱欄相照明。想得松陰排萬衲，籃輿放處恰詩成。」¹⁹

然而，陸游關注的還有詩與人生的其他關係。例如乾道六年（1170）10月入峽時所作的〈聞猿〉：

瘦盡腰圍不為詩，良辰流落自成哀。也知客裏偏多感，誰料天涯有許悲。
漢塞角殘人不寐，渭城歌罷客將離。故應未抵聞猿恨，況是巫山廟裏時。²⁰

他歸納多感的諸多原因，包括了流落衰老、與友朋離別以及在巫山所生的感慨等，²¹ 並認為這些比作詩還要更教人「瘦盡腰圍」，所以真正摧折生命的是

13 《劍南詩稿校注》，頁 183。

14 〈別王伯高〉乾道七年作於夔州，全詩流露出低落的心緒：「冷落何人肯見尋，斷弦塵匣愧知音。傾家釀酒猶嫌少，入海求詩未厭深。薄宦簿書常袞袞，中年光景易駸駸。香奩贈別非無意，共約跣趺看此心。」《劍南詩稿校注》，頁 208

15 〈羅江驛翠望亭讀宋景文公詩〉，《劍南詩稿校注》，頁 281。

16 〈十二月十九日晚巫山送客歸回望西寺小閣縹緲可愛遂與趙郭二教授同遊抵夜乃還楚鄉偶得長句呈二君〉，《劍南詩稿校注》，頁 210。

17 〈夜抵葭萌惠照寺寓榻小閣〉，《劍南詩稿校注》，頁 246。

18 〈赴成都泛舟自三泉至益昌謀以明年下三峽〉，《劍南詩稿校注》，頁 262。

19 各見〈秋陰〉、〈和曾待制遊兩山〉三首之二。次首雖為設想曾幾作詩的狀況，但也反映了作者個人的詩學見解。《劍南詩稿校注》，頁 66、頁 45。

20 《劍南詩稿校注》，頁 176。

21 與此詩作於同時的為〈謁巫山廟兩廡碑版甚眾皆言神佐禹開峽之功而詆宋玉高唐賦之

這些旅途中的種種悲愁。詩歌與這些不堪、磨人的經歷比較起來，算是人生可喜的伴侶。又如，乾道八年作於閬中的〈南池〉一詩下注：「杜詩所謂『安知有蒼池，萬頃浸坤軸』者，今已盡廢。」²² 此詩立基於杜甫詩句所描寫的事實以對照今日已為陳跡的狀況。可見，前人的詩篇往往成為陸游了解歷史、興發議論的根據。

我們也許可以就陸游本身在踏入劍門的那一刻時對詩人意識與人生處境的了解作一整理：他之所以離家前往夔州任職，是為了俸祿；他前往南鄭是因為夔州任期即將結束，為了家庭生計而上書王炎才得到這個工作。一開始並未對此抱以厚望，直至到了南鄭，見到壯盛的軍中氣象，方才燃起復國的熱情。而後征西幕府解散，陸游無奈之餘至成都任官。所以，「消魂」主要是針對壯志未酬說的。而在這整個過程中，酒與詩是他的伴侶，然而，酒的撫慰終究是暫時的，能夠作為詩人情感的出口、沈澱心靈的利器、認識世界的工具與成就個人的終極事業，就剩下「詩歌」了。

這點，從與〈劍門道中遇微雨〉寫於同時的兩首詩歌中便可見得。

〈劍門關〉

劍門天設險，北鄉控函秦。客主固殊勢，存亡終在人。

棧雲寒欲雨，關柳暗知春。羈客垂垂老，憑高一愴神。²³

此詩尾聯呼應了「銷魂」之意，而前兩聯則將眼光放遠至其戰略地位，這可說是延續了南鄭時期詩作的空間意識，將原本由山南向北連繫至終南山北、進而擴大至函谷關的路線直接向南伸展至劍門關了。²⁴ 在這層認識下，他同時點出警策之語：「客主殊勢，存亡在人。」情勢或有強弱之不同，人的努力

妄予亦賦詩一首）「真人翳鳳駕蛟龍，一念何曾與世同。不為行雲求弭謗，那因治水欲論功。翱翔想見虛無裏，毀譽誰知溷濁中。讀盡舊碑成絕倒，書生惟慣諂王公。」陸游在末句以強烈的語氣抨擊當時讀書人的不良習氣，因此〈聞猿〉所謂的「況是巫山廟裏時」也就涵蓋了此類對士風的感嘆。《劍南詩稿校注》，頁 175。

22 全詩為「二月鶯花滿閬中，城南搔首立衰翁。數莖白髮愁無那，萬頃蒼池事已空。陂復豈惟民食足，渠成終助霸圖雄。眼前碌碌誰知此，漫走叢祠乞歲豐。」《劍南詩稿校注》，頁 221。

23 《劍南詩稿校注》，頁 269。

24 黃奕珍，〈論陸游南鄭詩作中的空間書寫〉，《文學遺產》2014.2: 59。

與謀畫畢竟還是存亡的關鍵。另一首也有相同的旨意，並以劉禪之不戰而降爲例而深致慨歎：

〈劍門城北回望劍關諸峰青入雲漢感蜀亡事慨然有賦〉

自昔英雄有屈信，危機變化亦逡巡。陰平窮寇非難禦，如此江山坐付人。²⁵

陸游在此以詩歌總結其人生經驗與體悟，他申說北伐之議不成的原因，並非全由客觀形勢之限制，而是未能把握機會奮力一搏，對此他不勝唏噓。

由是，進入劍門關代表過去——尤其是南鄭生涯——即將結束，詩人心中不乏悵惘之情，然而，因爲有詩，他那逝去的歲月與人生的歷練並未成空，而是以另一種形式存在著，正是意識及此，他才以騎驢的形象回應「此身合是詩人未」的大哉問。

這個問句問得很有意思，是到了此時此刻，陸游方才意識到自己的「詩人」身分，這也許真的是命運的安排：帶著被詩歌記錄的人生經歷，回顧對詩歌不悔的熱情，他終於能夠正視真實的自己。雖然此後他本人難以投身於真正的復國事業，但用詩筆，他卻可以。這點，我們由以上〈劍門關〉、〈劍門城北回望劍關諸峰青入雲漢感蜀亡事慨然有賦〉兩首詩中陸游申論、歸納他對北伐的階段性思考之精華已可探知。

三、詩人的「自許」

從以上的論述，至少可以讀出陸游的這個問句不僅限於自嘲、難過、惆悵、悲慨等負面的含意，它還帶有認識人生新局、確定個人身分的重要面向。

而歸納陸游之前對詩歌功用的看法，也許有助於了解這個追尋詩人身分的深層意義。

（一）詩（人）的功用

前節已提過他曾讚賞恩師茶山之詩已臻「萬象聽指呼」之境，這是自唐代以來稱美詩藝的至高評價。而他在峽州便嘗試以詩繪寫觀覽三游洞的過

25 《劍南詩稿校注》，頁 270。

程，²⁶ 其中豐富傳神的博喻與流暢自然的散文化筆法，極具特色。雖然自謙「所恨筆未精」、「怪怪與奇奇，萬狀不可名」，但他的目的即為「描摹萬狀」。

此外，從作於夔州的〈謝張廷老司理錄示山居詩〉二首也可看到他對詩歌能夠搖動情靈、具有強大感染力的認知：

憔悴經年客瘴鄉，把君詩卷意差強。古人三語猶嗟賞，況是珠璣滿錦囊！
老覺人間萬事非，但思茆屋映疏籬。秋衾已是饒歸夢，更讀山居二十詩。²⁷

他先稱讚張珙的詩作字字珠璣，而後表明這些山居詩篇讓他的歸鄉之思更為濃烈。與友朋吟詩唱和一直是陸游宦遊生涯中重要的活動，〈簡章德茂〉一詩具體展現了其中的一面：

殊方邂逅豈無緣，世事多乖復悵然。造物無情吾輩老，古人不死此心傳。
冷雲黯黯朝橫棧，紅葉蕭蕭夜滿船。箇裏約君同著句，不應輸與灞橋邊。²⁸

除了邀約章德茂共同吟詠景物外，陸游還納入人世的變遷、遇合的偶然與造化的無情，並以「古人不死此心傳」總結。「此心」在此作為對抗變動不居、須臾難測的世界的武器，藉以連繫已死之古人與活著的今人，更有可能將之傳承予未來的世代。細讀詩歌全文，「此心」應指在流轉不定的外在事物中，陸游與章德茂在乾道八年（1172）的南鄭相約吟詩詠景的「詩心」。它橫向連絡同時的友朋，縱向傳遞古人的心曲，因而使得此時此刻此地獲得了某種不朽的價值。詩歌的重要性於是得以彰顯。

〈和曾待制遊兩山〉三首之二「題育王山明月堂」

翰林碑立崔嵬上，待制詩題杳靄間。人天八萬四千塔，便合推為第一山。²⁹

在浙江鄞縣阿育王寺內的宸奎閣碑銘為蘇軾所撰，³⁰ 曾幾亦有詩題於此山此寺之明月堂內。陸游接著陳述因為擁有二位大家所題的詩文，所以人間所有

26 〈繫舟下牢溪遊三遊洞二十八韻〉，《劍南詩稿校注》，頁 160。

27 《劍南詩稿校注》，頁 203-204。

28 《劍南詩稿校注》，頁 244。

29 《劍南詩稿校注》，頁 45。

30 《劍南詩稿校注》，頁 45 引《光緒鄞縣志》卷 59〈金石〉上，認為此碑為「元祐六年正月癸亥……蘇軾撰、並書。」而卷 62 則僅提及「蘇軾為之記」，不確定碑文是否為其書跡。

如阿育王所造之佛塔中，此寺便應名列第一。高妙的詩歌提煉出自然景物的菁華，使得二者交相輝印，所以出色的文學作品是評比山水建築品第的關鍵指標。

入蜀途中至巴東縣時，陸游曾作〈巴東遇小雨〉詩二首，其二云：

西遊萬里亦何為，欲就騷人乞棄遺。到此宛然詩不進，始知才分有窮時。³¹

詩人在此明確表明自己至國土之西的目的之一就是「學詩」，希望能夠追尋以往文學家的蹤跡而增進自己的詩歌造詣。不過到了此地後，他發現自己的詩藝好像停止進步了，於是便自嘲才分不足。³² 另一首〈自三泉泛嘉陵至利州〉則將此一概念融入了行旅之中：

日日遭途處處詩，書生活計絕堪悲。江雲垂地灘風急，一似前年上硤時。³³

每日皆須面對的險困路途在陸游的認知中可說是處處含藏著詩意，雖然從某個角度看來，一個書生要靠奔走路途以維生的這個事實真的令人感到可悲。然而後兩句的寫景與追憶卻沖淡了「絕堪悲」的情緒。西遊是學詩的歷程，在此以巧妙的方式被重新編織於看似坎坷的行役經驗之內，或許藉由景物的相似與詩語的錘煉，詩人與之前的閱歷互相連結，從而得到了另一層次的滿足感，這也可視為「古人不死此心傳」的一種體現。

總而言之，在入劍門前後，陸游對詩歌的功用已有相當全面的認識。詩人藉著行旅遊覽增進詩藝，他繪寫萬象，認為詩作不僅具感染力，且能增色山水，最終成為友朋間、甚或今人與古人間的傳心之器。由此可見，當他自問「此身合是詩人未？」時，應該也帶有積極正面的意思。

（二）以詩作彰顯「忠義」精神

〈劍門道中遇微雨〉以「細雨騎驢入劍門」作為「此身合是詩人未？」的回覆。以騎驢作為詩人的標記由來已久，張伯偉對此已有考證與討論，³⁴ 他

31 《劍南詩稿校注》，頁 171。

32 「始知才分有窮時」在此不宜視為完全肯定的答案，因為前一首詩才說：「從今詩在巴東縣，不屬灞橋風雪中。」點出了巴東縣作詩可與傳統能作好詩的情境互別苗頭。

33 《劍南詩稿校注》，頁 245。

34 張伯偉，〈騎驢與騎牛——中韓詩人比較一例〉，收入《中國詩學研究》（瀋陽：遼海

臚列了騎驢詩人群像：阮籍、孟浩然、杜甫、賈島、李賀、鄭綮。但此前陸游詩歌所提及者應與以下兩條資料最為相關：

《古今詩話》曰：「相國（鄭）綮善詩……或曰：相國近為新詩否？對曰：詩思在灞橋風雪中驢子背上，此處何以得之？」蓋言平生苦心也。³⁵
（長吉）恒從小奚奴，騎距（應為疲）驢，背一古破錦囊，遇有所得，即書投囊中。及暮歸，太夫人使婢受囊出之，見所書多，輒曰：「是兒要當嘔出心乃已爾。……非大醉及弔喪日率如此。」³⁶

鄭綮身為宰相後所言，是以「灞橋風雪中驢子背上」的閒散孤寂來對比位居要津的忙碌，只有前者才有足夠的時間與精力投注於詩歌之創作，故有「蓋言平生苦心」之評。而李賀的騎驢賦詩則為事實，且強調其作詩之有恆與嘔心瀝血。

寫於乾道六年陸游 46 歲的〈巴東遇小雨〉二首之一云：

暫借清溪伴釣翁，沙邊微雨濕孤篷。從今詩在巴東縣，不屬灞橋風雪中。³⁷

此時由臨安往夔州的旅途即將完成，詩人在巴東縣小泊時領受了清靜孤寂的況味，而他的地位低微，也和鄭綮所指出的適合作詩的身分相當契合。所以他直言此地所作之詩，應有一定的價值。把自己行旅中的某種處境，與傳統的詩人形象疊合在一起，正可說明他對作為一個詩人的某種隱約的自覺。到了夔州後，他還稱賞張珙錄示的山居詩為「珠璣滿錦囊」，³⁸ 不僅讚美他創作的用心，也對其作品有著相當高的評價。作於南鄭的〈簡章德茂〉一詩，則預測二人相約賦詩的成果為「不應輸與灞橋邊」。³⁹ 由這些詩篇不難看出陸游對於身處下僚因而適於作詩的認識以及能與古代詩人比肩的信心。

然而劍門終究不是長安，「風雪騎驢」的描述在此顯得並不怎麼適切，他回想起之前在巴東遇小雨而觸發詩情的景況，遂以「細雨」取而代之，「細雨

出版社，2000），頁 382-404。

35 宋·計有功，《唐詩紀事》（臺北：臺灣中華書局，1981），卷 65，頁 983-984。

36 唐·李商隱，〈李長吉小傳〉，唐·李賀，《李長吉歌詩》（臺北：臺灣中華書局，1984），首卷，頁 3。

37 《劍南詩稿校注》，頁 171。

38 〈謝張廷老司理錄示山居詩〉二首之一，《劍南詩稿校注》，頁 203-204。

39 《劍南詩稿校注》，頁 244。

騎驢」從此成為辨識詩人的標記。而「入劍門」則標示了幾乎是永遠離開了投身軍旅、從事恢復大業的政治路途，而走上以貧寒之士從事詩人事業的另一道途。⁴⁰ 因此，陸游的回答表示了他對於身在南宋、由梁入蜀、位居下僚境地之充分覺知，而且將要以此覺知從事意義非凡的詩歌創作。

然而，入劍門關後的陸游，想做怎樣的詩人呢？他心中的典範是誰呢？

檢索此一時期的詩歌，不難發現最接近的形象是杜甫。他對杜甫的尊崇，從晚年的自述便可見出：「數仞李杜牆，常恨欠領會」、⁴¹「天未喪斯文，杜老乃獨出」。⁴² 他也提到在蜀之日多次尋訪杜甫遺蹤的事實：「我思杜陵叟，處處有遺蹤。錦里瞻祠柏，綿州弔海棕。蹉跎悲櫪驥，感會失雲龍。生世後斯士，吾將安所從？」⁴³ 這首詩不僅交代自己到過錦里與綿州，還對此一行動深層的心理作出闡析：他與杜甫皆懷抱政治雄心，無奈空有壯志而無施展之機會。這樣的際遇使他對杜甫有著更深刻的理解與崇敬，更因此興起不能與杜甫同代的悲歎。事實上，他還到過錦屏山少陵祠堂，到綿州不僅只弔海棕，也到錄參廳看少陵曾為作詩的鷹畫。如果排列陸游此一時期的詩作，也能看出他「重尋子美行程舊」⁴⁴ 的意圖。

作於夔州的〈瀼西〉一詩前四句極有意思：

千載瀼西路，今年著腳行。匆匆衰已具，渺渺恨難平。⁴⁵

「千載」與「今年」對照出他對杜甫的心儀，而「衰」與「恨」的真正意指則須借助〈東屯高齋記〉才能明瞭。寫於同時的此記可略分為兩大部分：前半記述少陵當年遊蹤並為之考證；後半則發抒他對杜甫晚年流落夔府的無窮感慨：

少陵非區區於仕進者，不勝愛君憂國之心，思少出所學佐天子興正觀開元

40 張伯偉認為：「到宋代，詩人騎驢已成為身分的象徵……在詩人眼中，這象徵著在野與在朝、布衣與縉紳、貧困與富貴的對立。」《中國詩學研究》，頁 396。

41 〈示子遹〉，《劍南詩稿校注》，頁 4263。

42 〈宋都曹屢寄詩且督和答作此示之〉，《劍南詩稿校注》，頁 4276。

43 〈感舊〉六首之六，《劍南詩稿校注》，頁 2382。

44 宋·楊萬里，〈跋陸務觀劍南詩稿〉二首之一，《誠齋集》（《景印摛藻堂四庫全書薈要》，臺北：世界書局，1986），卷 20，頁 235。

45 《劍南詩稿校注》，頁 183。

之治。而身愈老、命愈大謬，坎壈且死，則其悲至此亦無足怪也。……若予者，仕不能無媿於義，退又無地可耕……。⁴⁶

「不勝愛君憂國之心」而竟蹭蹬仕途，杜甫與陸游雖異代相隔，憾恨卻相連不絕。所以，〈瀼西〉詩所謂的「衰」指身老命蹇、「恨」指雖懷忠愛之心卻報國無門，二者皆雙關放翁與老杜。

有了這樣的理解，再讀〈夜登白帝城樓懷少陵先生〉就更能理解其中蘊含的悲涼感慨：

拾遺白髮有誰憐，零落歌詩遍兩川。人立飛樓今已矣，浪翻孤月尚依然。
升沉自古無窮事，愚智同歸有限年。此意淒涼誰共語，夜闌鷗鷺起沙邊。⁴⁷

之後的相關詩篇在此認知基礎上，有了再進一層的發展。

寫於乾道八年的〈遊錦屏山謁少陵祠堂〉與之前的作品區隔明顯。

城中飛閣連危亭，處處軒窗臨錦屏。涉江親到錦屏上，卻望城郭如丹青。
虛堂奉祠子杜子，眉宇高寒照江水。古來磨滅知幾人，此老至今元不死。
山川寂寞客子迷，草木搖落壯士悲。文章垂世自一事，忠義凜凜令人思。
夜歸沙頭雨如注，北風吹船橫半渡。亦知此老憤未平，萬竅爭號泄悲怒。⁴⁸

首先是篇幅加長、字數增多，其次是全篇 16 句，每 4 句轉韻，平仄韻相間。這樣的設計使得意義容量大幅擴充，情感跌宕起伏，氣勢磅礴豪放。首四句描寫由閬中城內眺望錦屏與至錦屏後回望城郭之景，表現了城、山的相互依存。次四句先以簡筆寫山中杜甫祠內的景象，再予精當的評價。之後四句探究杜甫的處境與其成就。末四句用入聲韻腳，兼以風狂雨暴、萬竅爭號喻杜甫之悲哀與憤怒。由此可以看出其心情由平靜至激動的過程。這首詩雖然接續了前面評論杜甫的要點：客子迷、壯士悲，最重要的還是提出了新的評價角度。

他先以「眉宇高寒」肯定杜甫的迥拔，繼而言其「至今元不死」，之後補敘其緣由：以文章名世當然是原因之一，但其忠義之心才是真正令人思慕之

46 宋·陸游，《渭南文集》（《四部叢刊初編》，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65），卷 17，頁 161-162。

47 《劍南詩稿校注》，頁 195。

48 《劍南詩稿校注》，頁 249。

處。後者等於發揮了〈東屯高齋記〉的「不勝愛君憂國之心」。而後又輔以風雨之勢，更可看到陸游此時內心澎湃的情感，這樣的情感張力在之前的詩歌中是極少出現的。陸游此詩作於閬中，當時他任職王炎幕府、出差至此，特地尋訪少陵祠堂。他拈出「忠義」以闡明杜甫不死的根本原因並結合此時鬱悶憤慨的心情，衝破了之前較為平和的抒情方式，也彰示了之後學習杜甫的不同道路。

乾道八年 11 月離開南鄭赴成都時，他寫了一首〈遣興〉：

貂裘破弊色淒涼，塞上歸來路更長。老驥嘶鳴常伏櫪，寒龜藏縮正支床。
彫零客路新霜鬢，掃灑先師舊草堂。九折阪頭休絕歎，世間何地不羊腸！⁴⁹

除了以此時的落魄失意、壯心未死等呼應杜甫當年的處境外，更宣稱到了成都後要「掃灑先師舊草堂」，這明白表示他此後將以杜甫為其師法的典範。雖然此篇未提及他將如何師法少陵，不過由前面所列的詩篇內容，可以推知應是以詩歌發揚忠義之精神，並以之垂範後世。

入劍門關後不久來到綿州，在此他寫了一首〈綿州錄參廳觀姜楚公畫鷹少陵為作詩者〉：

我來訪古涪之濱，不辭百罔冀一真。走馬朝尋海棕館，斫膽夜醉魴魚津。
越王高樓亦已換，俯仰今古堪悲辛。督郵官舍最卑陋，棟撓楹腐知幾春？
巋然此壁獨亡恙，老槎勁翮完如新。向來劫火何自免，叱呵守護疑有神。
妖狐九尾穴中國，共置不問如越秦。天時此物合致用，下韉指呼端在人。
會當原野灑毛血，坐令萬里清煙塵。老眼還憂不及見，詩成肝膽空輪囷。⁵⁰

雖然詩題指明所詠即杜甫當年所見姜皎所畫之角鷹，但重點顯然不同。少陵詩寫角鷹殺氣騰騰、逼真生動，可惜終究為圖畫，所以他遙念可搏擊燕雀、為主人立功的「真骨」。⁵¹ 可是，陸游此詩卻以其他遺跡大半毀敗而此畫巋然獨存之事實，懷疑其為神靈所守護。而後，再認真角鷹之才能，期盼如此神

49 《劍南詩稿校注》，頁 261。

50 《劍南詩稿校注》，頁 279。

51 杜甫〈姜楚公畫角鷹歌〉：「楚公畫鷹鷹戴角，殺氣森森到幽朔。觀者貪愁掣臂飛，畫師不是無心學。此鷹寫真在左綿，卻嗟真骨遂虛傳。梁間燕雀休驚怕，亦未搏空上九天。」清·楊倫，《杜詩鏡詮》（臺北：藝文印書館，1978），頁 635-636。

物能夠爲人所用以驅逐女真、恢復中原，使海內平靖。他對角鷹的期望反而類似杜甫早期所寫的〈畫鷹〉，甚至用字與設境也有類似之處。⁵² 而以神力守護作爲鷹畫獨存的原因，也和他相信宋人終究能夠北定中原的緣由一致，這也表示若真能善用角鷹北伐必能得勝。不過，「天時此物合致用，下韉指呼端在人」是指天時、工具皆已備妥，唯有「人」尙未就位，「人」不用角鷹，又將奈何？言外之意是能指揮它們的人不知爲何怯戰？竟坐視金人竊據中原！陸游藉著此詩提醒同胞，這麼驍勇的鷹族仍在，只要鼓起勇氣、知恥奮發，一定能夠光復祖國。

這首詩爲我們解讀陸游的「詩人」身分提供了適切的例子。當他以「細雨騎驢入劍門」來回答「此身合是詩人未？」時，就表明了要以身處的確切時地爲基礎，履行詩人的職責。當提出「忠義」是杜詩不朽的原因時，他的詩歌創作即朝向此一目的前進。而這首詩把杜甫見過的鷹畫、杜甫寫過的題畫詩重新融合變化，成爲符應南宋情勢的篇章，也把章旨改爲切合此時政治狀態的「忠義」內涵。由杜甫到陸游、由唐朝到南宋，恰可爲「不朽」作註腳。

四、結 論

陸游在〈劍門道中遇微雨〉中問自己「此身合是詩人未？」究竟是「自嘲」還是「自喜」，歷來的說法皆以前者爲主。然而配合詩人「入劍門」前後的詩篇通讀全首詩歌，我們可以得到這樣的結論：在這個問題被提出來之前，陸游以「衣上征塵雜酒痕，遠遊無處不消魂」概括了前此三年的行蹤，並隱含以詩歌存留遠遊精華之意。而「細雨騎驢入劍門」則表達了他欲以當時、當地、當朝的處境，執行詩人的任務。在這段期間，他追隨的典範主要是杜甫，因爲他的詩歌蘊含了忠義的精神，並因此獲致不朽的地位。

因此，對陸游來說，不能在王炎幕府實踐復國的夙願，固然倍覺沮喪，但作爲「詩人」所能發揮的功能，卻未必不如投身軍旅。雖然，從軍南鄭一

52 「素練風霜起，蒼鷹畫作殊。竦身思狡兔，側目似愁胡。條鋌光堪摘，軒楹勢可呼。何當擊凡鳥，毛血灑平蕪。」同上註，頁 137。

向被視為催生陸游愛國詩作的寶貴經歷，不過，這類詩作要到他入劍門至離蜀這段時間才真正成熟。莫礪鋒曾為陸游集中最能體現其雄放風格的七古名篇排出寫作年表，由 48 歲至 56 歲計 30 首。⁵³ 其中入劍門後至離蜀佔了 23 首，這 23 首中愛國詩作就佔了 19 首。在入劍門後的成都時期陸游獨擅盛名的愛國詩得到了確立與成熟：大量使用夸飾修辭，塑造了雄健、快速、飄忽難測的個人風格；而想像奇詭、超乎現實的詩篇也相當引人注目；悲壯慷慨的氣概亦獨樹一格。可見，陸游的這句大哉問，其實蘊藏著更深刻、積極的意味，挾帶著豐富的人生與詩歌創作的經歷，透過無情的自我質問，陸游認識到了身為「詩人」的巨大能量，並且以此力圖恢復大業。

揆東因為通讀劍南全集，精準地看到了詩句中隱藏的複雜涵義，而否定「自嘲」以「自喜」代之，然而，經過以上的分析，這句問話不管解釋為「自嘲」或「自喜」皆不夠全面，應該說，陸游是在悲慨之中，找到另一條完成抱負的新路，而以此「自許」。另外，此一研究的成果提供了陸游此一階段對於詩歌本質具體明確的認識，也有助於全面理解他的文學思想。

引用書目

一、傳統文獻

- 唐·李賀，《李長吉詩歌》，臺北：臺灣中華書局，1984。
宋·計有功，《唐詩紀事》，臺北：臺灣中華書局，1981。
宋·陸游著，錢仲聯校注，《劍南詩稿校注》，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5。
宋·陸游，《渭南文集》，《四部叢刊初編》本，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65。
宋·楊萬里，《誠齋集》，《景印摛藻堂四庫全書薈要》本，臺北：世界書局，1986。
清·陳衍，《石遺室詩話》，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61。
清·楊倫，《杜詩鏡詮》，臺北：藝文印書館，1978。

二、近人論著

- 朱東潤 2003 《陸游傳》，天津：百花文藝出版社。

53 莫礪鋒，〈陸游「詩家三昧」辨〉，收入《唐宋詩論稿》（瀋陽：遼海出版社，2001），頁 491-492。

- 莫礪鋒 2001 〈陸游「詩家三昧」辨〉，收入《唐宋詩論稿》，瀋陽：遼海出版社，頁 471-493。
- 張伯偉 2000 〈騎驢與騎牛——中韓詩人比較一例〉，收入《中國詩學研究》，瀋陽：遼海出版社，頁 382-404。
- 張乃良 2001 〈細雨騎驢入劍門——陸游〈劍門道中遇微雨〉的文化內蘊〉，《文史知識》2001.9: 79-83。
- 馮文柯 2013 〈此身合是詩人未——從〈劍門道中遇微雨〉看陸游詩人身份的自我確認〉，收入中國陸游研究會·漢中市陸游學會編，《陸游與漢中》，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頁 122-128。
- 黃奕珍 2014 〈論陸游南鄭詩作中的空間書寫〉，《文學遺產》2014.2: 57-66。
- 齊治平、孔鏡清 1998 《陸游及其作品選》，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
- 鄒志方選注 2009 《陸游詩詞選》，北京：中華書局。

On the Significance of Lu You's "It Rained as I Passed Jianmen Fortress"

Huang Yi-jen*

Abstract

"It Rained as I Passed Jianmen Fortress" 劍門道中遇微雨 is a famous poem written by Lu You 陸游. It is regarded as a very important work because it reveals Lu You's acceptance of his fate as a poet. Most critics think that in this poem Lu expresses his regret at not fulfilling his wish to defeat the enemy in the north. Yet by referring to related works that reveal how he thinks about poetry and his poetic achievements at this stage of his life, we can conclude that this poem also expresses his confidence as a great poet who is able to in some way fulfill his wish through his poetry.

Keywords: Lu You 陸游, patriotic poetry, poet as an identity, Du Fu 杜甫, Chengdu period

* Huang Yi-jen is a professor in the Department of Chinese Literature at National Taiwan University.

